江苏省书画院
专职书画家推荐

高建胜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中国画专业。现为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省直分会副会长、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民进江苏省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江海书画会副秘书长、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南京书画院特聘画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和省级展览并获奖。《江南春雪》入选“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国际中国画大展”、《蕉阴栖禽图》获“民族魂国土情全国书画大奖赛”三等奖、《荷塘秋趣》获“江苏省首届艺术节”铜奖、《红叶》获“江苏省青年美术作品展”三等奖、《清影》获纪念“5·23”讲话发表6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江苏展区金奖、《金风染露》入选《全国首届写意画展》，另有作品入选“中韩美术作品展”“中日美术作品展”等国际交流展。并有多幅作品被收入《江苏美术五十年》《江苏省首届美术节作品集》《当代中华墨萃》《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国际中国画大展作品集》《南北方中国画大展》《民族魂国土情全国书画大奖赛作品集》等大型画册。2006年被评为江苏优秀青年画家30人，2007年被列入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优秀作品被中南海、江苏省委及国内外书画收藏者收藏。

《四季》

《无题》

《沉醉东风》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新一代花鸟画家高建胜

文/左庄伟(美术理论家、画家)

高建胜在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我所任教的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中国画专业，在学院受到过完善而良好的中西绘画基础教育，这对他后来专事中国花鸟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

美术学院的教育重绘画的基础训练，唯有坚实的造型基础功力才能支撑专业的艺术大厦根深叶茂，这是徐悲鸿学派特色之一。就中国画而论师大美院学生一贯宗师徐悲鸿、陈之佛、张书旗、黄君璧、杨建侯诸家，他们多能工亦能写，工而不匠以陈之佛为代表，写而不狂以张书旗、杨建侯为代表，从这里走出来的画家多以小写意名世，建胜的画风在当今画界具有代表性。

花鸟画自五代始分工与写两派：以蜀地宫廷画院画家黄荃为代表擅工笔重彩，重理法，有富贵气；而以南唐布衣画家徐熙为代表擅写意，多借平凡自然物抒写情感，有野逸之气，米芾对他们各有评价，认为黄荃工笔花鸟画可摹而徐熙的写意画不可摹，因而徐熙要比黄荃高一作。因为写意之作重在传情达意地写，笔墨随情意而运，情意不可仿，因此写意的笔墨也就难摹拟了。建胜的花鸟画乃沿袭小写意传统一路子。先师皆为教授画家，重理和法的规范，因此虽写亦趋严谨，而建胜作为画家可以不受教学制约，在不越理法的基础上更多是直抒自己的情性。对题材的选择建胜基本上还是承继传统的梅花、菊花、荷花杂以紫藤和葡萄、玉兰之类的花卉等等，但他在这类传统的题材中所寄予的理想和情感绝不同于古人和前人，贴近当今时代，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富有现代人的精神和气息，他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新一代花鸟画家。

建胜的绘画艺术成长发展于改革开放以后，就是说作为画家在艺术观念，对传统画理画法的认识和理解与过去时代的画家是不完全相同的，像他这一代画家最少保守自封，对现代国内和西方艺术思潮，当今流行时尚并不排斥，所作花鸟更多是重借花鸟与笔墨抒写、渲泄自己那份内在的精神、情绪，借以消解由于社会激烈竞争、紧张所带来的劳累和不安，不管画家是否意识到、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毕竟是当今现代画家的精神现实。

我们的民族于农耕文明所形成的“天人合一”观，即使如今走进以天人相胜的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但作为艺术家的精神仍然根植于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因此作为艺术家不可能与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决裂，而是继承并不断充实现代意识和观念，赋予传统花鸟画以新的时代精神和画家个人的思想感情。传统花鸟画的题材历经千百年的历代画家选择和锤炼，留存下来的皆为经典、无他物可以替代，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永恒性，就如同西方的人体艺术自远古至今始终不衰，但历代画家所作人体皆贴近时代和个人情性，远古的母神、古希腊的维纳斯、安格尔的《泉》，直到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各不相同。因此今日画家所作梅兰竹菊荷花与苏东坡、郑板桥皆不相同。我注意到建胜所写的荷花、菊花、梅花诸传统题材并不着力于物性的社会寓意象征，而是借世人熟悉喜爱的荷菊小鸟抒写与物性并不相干的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比如他有一幅以工为主的荷花禽鸟图，题《幽栖图》着意于表现一对小情侣隐蔽在浓密荷花覆盖的深处，情意连绵，正在享受着宁静且私密爱的温馨。这里的荷花仅仅作为他传达情趣的载体而已。情与趣在花鸟画中应受到重视，现在有些花鸟画只限于描画物形物态，无情无趣，高明的画家所作之图不仅有象征寓意的思想启迪，还能在思之余有审美玩味，画中的趣和味能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唤起许多情感和联想，升华至哲理，获得更深层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享受。建胜喜欢在花枝间画结网的蜘蛛，用一如游丝般的线吊在半空中，不仅制造一个险境让人惊奇，还体现画面由静而生动，在画题上点拨一下题上《志与秋霜洁》和《缠绵共春荣》，立刻把人们的目光由视觉引向思想情感境界，令人玩味。

在南齐谢赫的绘画六法中将经营位置放在首法，可见之重要，画家使尽全部的智慧才能，用九朽一罢为之，画作之高下成败首在构图。建胜的画幅喜用立轴竖式，这种图式自下而上置陈布势有一种视觉向上的升腾感，少压抑，画中花鸟层叠向上，观者的目光思想也随之被引向博大的宇宙虚空，这种图式与一般画家善用的斗方有别，似乎形成了他花鸟画的图式风格。

图式的构成元素是通过相应的艺术语言塑造的艺术形象，艺术形象的创造关键在艺术语言。在水墨画中艺术语言就是笔墨(色)水三种元素，傅抱石曾说过“笔墨见高低”，笔墨是什么呢？笔墨就是完成表现画面的东西。我注意到建胜不仅重视笔墨语言，同时也重视用水使之笔墨水交融共同书写艺术形象。作为艺术语言的笔墨水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只是作画的方法手段而已，古人早就说过：骨气、形似，本于立意，而归乎于用笔，画中形象的神采生于用笔，笔以充其形质；而运墨有五色具，用得好谓之得意，墨在画中分阴阳，实际上作画是以笔为主导，墨是随笔而出的，但是讲笔墨是离不开水的，可是在以往画家的心目中对水的地位只是限于用来调和墨色的媒介物，并没有重视到与笔墨的同等地位，其实水在水墨画中的地位应提高到与笔墨同等。水这东西是宇宙生命之源，世界如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在画中同理，如果水墨画中水用得好画之气韵必生动、气和韵皆因水而生成，现在已逐渐被画家们认识到并重视其在创作中的运用，如从用笔用墨(色)用水三要素来考量建胜的水墨花鸟画，肯定和赞扬之处甚多，他的画艺术形象丰满、润泽、流畅、有形有神有情意趣味，皆出自笔墨水三者交融和谐一致，当然归根于立意，立意归根于画家的思想感情、理想与美学观，这些画之品格终归于建胜人之品格。

建胜在学生时代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学生众多，他个头稍小，在人群中并不显眼，那时还像个孩子，他为人又一向本分低调，只是在他来美协工作之后，接触他的人和画以后才被我看重，他为人诚恳谦和，从不张扬，看了他的画以后又觉他老练沉稳，内在情感激越丰富，这些品格皆为真正艺术家的基本品格。张扬者、装腔作势者、自吹自擂者皆与真正艺术家无缘，他们不是以艺服人，而是以势污染世人耳目。建胜人品与艺品皆属真正艺术之品格。

建胜的画就其品格而论：书写的艺术形态、置陈布势有骨有气，可谓大势大气，艺术形象富态丰润，行笔运墨流畅肯定而不造作，能放亦能收，所写花鸟皆充溢着生机向上的精神气质。已临知天命的建胜花鸟画达到如此高度，由此可以见得未来必铸成更大成就。

《熟枇杷》

酣畅淋漓写胸臆

——评高建胜的花鸟画

文/王雪峰(中国美术馆收藏部副主任、研究馆员、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博士后)

见到建胜老师给我发来的一组他的花鸟画作品，我的脑海中又浮现了十年前那些与建胜共事的场景。在南京宁海路省美协的办公室里，一张铺着画毡的大画桌，两张摆满书籍报纸的小桌，每个上班的日子，建胜在这里熟练地处理着美协的各项具体杂务，接待着来自各地的到访朋友，偶尔闲暇，转身提笔在大画桌上涂抹几笔，他一手拿烟，一手濡墨，就这样，建胜利用碎片时间创作了好多作品。而我则在旁边看着他挥毫，从他笔笔相生的笔法中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写意画中气韵生动的含义。

建胜和我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共处了约莫两年光景，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工作经历，我想这不仅是我们对于艺术事业有着共同爱好，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建胜作为美协驻会多年的干部，他的人品在江苏美术界是有口皆碑的。离开南京多年，想起建胜总能在我内心涌起暖意，我想这不仅是对那段时光的怀念，更重要的是建胜身上所蕴含的那种可贵品质令我敬仰。建胜是平和的，即使面对再大的工作压力与委屈，我也从未见他抱怨，转身一支笔，所有的不快都在畅快的笔墨之中烟消云散。

建胜于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国画专业，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的环境里，奠定了扎实的绘画基础，毕业之后不久他调到省美协工作。美协繁杂的事务工作，只能使绘画创作成为业余之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胜选择了花鸟画作为他的主攻方向，他将工作的琐碎时间和节假日投入到花鸟画的创作中去，美协工作与艺术家打交道，长年累月，耳濡目染，建胜艺术眼界与修养在工作中不断地得到提高，在艺术管理中对于人生之道的体悟化为艺术生长的营养，经过多年的研习与积淀，逐渐形成大气磅礴、酣畅淋漓的绘画风格特点。

这种画风完全是建胜自身状态与工作境遇的镜像，他将工作中的人生感悟与笔墨结合起来，将大气豪放的内心世界与笔墨结合起来，借助花鸟题材表达内心意象。绘画的过程实际就是画自己的过程，当笔墨完全自在地表达内心之时就是个人风格形成之时，我们从建胜的画中完全能够观照他的内心世界。建胜的绘画路子很广，他亦作工笔花鸟，曾和工笔花鸟画大家喻维高合作，花数月时间为政府创作工笔花鸟画巨作，得到同行好评，建胜还创作过一幅《荷塘夜色》的工笔花鸟画在省展中获得金奖，这足以证明作为科班出身的画家具有比较全面的绘画才能。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大写意花鸟之路的选择其实是一个荆棘之路，因为吴昌硕、齐白石的写意花鸟画所呈现的高度，容易使后人难以逾越。但是，我知道建胜之于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倒并没有过多的历史负担，他完全以一种平常心态介入到这种水墨游戏之中，他不甚时尚，不刻意标新，就这样不断地积累，犹如内家功法修炼一样，将水墨游戏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乐事。这种渐修的过程并不易被人所关注，但经年累月，它必将转身锐变，修成正果，一超直入如来境。